

(美)莱斯利·H·法贝尔 著

LEISLIE H. FARBER

上海文化出版社

郁景祖 校译

神秘的 意志世界

THE WAYS
OF THE WILL

沈洁民译
刘谧辰译

神秘的 意志世界

(美)莱斯利·H·法贝尔 著

沈洁民 刘谧辰 译

郁景祖 校译

万物之灵丛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引言 意志的两个范畴

这篇引言旨在阐明我在研究意志心理学时所遵循的原则。因为本书是由我撰写的数篇论文汇编而成的，这些论文写于不同的时间，各自又独立地探讨意志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能独立成章，但是，由于没有时间对这些论文再作些修改，因而各篇论文之间重复和重迭现象在所难免。尽管各篇论文都针对某个专门课题提出一些理论，但没有一篇完整论述我在研究中所遵循的各项原则，因此，在引言中我打算弥补这种缺陷。应该指出的是：心理学家对意志所进行的分析从未有过圆满的结论。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其实，探讨的问题理论性越强，便越显得难以捉摸，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现在越发相信，意志这个课题之所以有活力，就是因为抽象和具体之间有错综复杂的交叉作用，就是因为各种原则和现象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依赖着。

在传统上，意志这个词始终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生活中推动人们朝着某个方向或目标前进的动力。与其它要素

一样,意志的含义随着历史上文化传统、哲学、政治以及宗教思潮的变迁而变化。为了简略说明这种变化,我将在下文重述历史上人们赋与“意志”这个词的各种意义。

这里我并不打算追溯哲学史上对意志这个题目的论述,即研究亚里斯多德或经院学派赋与意志的含义,尽管这可能是很有益处的尝试。由于缺乏哲学知识,我需要鼓起热情(“意志”这个术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努力钻研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即便如此,我也得承认,由于自负或“固执己见”,我的研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如果缺乏必要的热情,克制自负感,认为意志力是反欲望或反意愿的,这同样是十分愚蠢的。换言之,我并没有研究意志,如同一个人有信任意志、权力意志、或成功意志一样。尽管我认为自己每月一般能支付账单,回复一些信函,但我并不相信能强迫自己做研究工作。这与我的意愿是相悖的。事实上,我甚至无法迫使自己去掌握别人已消化过的学问,如哲学史,乃至《经典著作》中《概述卷》的内容。众所周知,《经典著作》中一般都有好几页的篇幅论述意志范畴,我也完全相信自己是应该能够掌握《概述卷》的,但面对着它,我却陷入漠然,就象一个奥勃洛摩夫主义者(意志缺乏者)那样,沉溺于幻想:似乎看到莫蒂默·阿德勒^①(和我一样,缺乏研究意志的人)把著作和课题分给求知欲极盛的研究生,并且说,“你们说自己在进行关于圣·奥古斯丁^②的性理论的研究吗?我真羡慕你们。我对奥古斯丁是十分敬

① 莫蒂默·阿德勒(1902.12.28—)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编辑。——译者注

② 圣·奥古斯丁(354.11.13—430.8.28) 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译者注

重的”。这种分配具有大型科学工程的特点，它有意把工作分成意志能驾驭的若干小块。研究学术史当然是哲学家份内的工作，但也只有个别具有最优秀才能的哲学家才可能忠实地展现那些大师们关于意志的精辟论述，而大多数哲学家最多只是泛泛而谈而已。更糟的却是叶芝所说的那种情况：“意志企图替代想象”。大量事实说明，现代意志（即目前崇尚的思潮）似乎企图把巨著缩小成入门书或连环画册，以便让任何人乃至孩子都能掌握。任何先验的或神圣的意志都无法制止这种通俗化倾向。

上面我们列举了许多实例，反映出西方哲学兴起之后，意志所包含的主要意义。尽管意志在现代心理学上已基本消声匿迹，而且在当代哲学中也名声狼藉，但它所包含的一些意义仍然是我们日常思维、谈话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它不存在了，然而作为语言的基本内容和文字形式还是存在的，即语言中还有表示“意欲”的动词一般将来时，以及“意欲”（“to will”）这个动词。“我将做这事儿”（“I shall do this”）这句话含有将来我做这事儿的意图，此外，还隐含着选择和决定，也就是说，我将做这事儿，不做那事儿。现在如要赋予这个行为某种决心色彩，可改用表示“意欲”的动词将来时，把“我将做这事儿”（“I shall do this”）改为“我决意做这事儿”（“I will do this”）。借助重音，还可以进一步强调这个行为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如果要突出自我中心或顽固不化，可以说“是我决意做这事儿”（“I will do this”）。要进一步强调意欲和突出决心色彩，可这样说“我是决意做这事儿”（“I will do this”）。另一方面，如果担心自己的决心只停留在决心本身而无行动的话，可以说“我决意是做这事儿”（“I will do this”）。当然，如果深信

需要自己努力的是正义的事业，可以毫不婉转地说“我决意做的是这事儿”（“I will do `this”）。要把所有有关这个行为的热情和精神体现出来，可以象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强调整个句子：“我决意做这事儿！”（“I`will`do`this!”）。不过，过分强调，至少现在看来似乎如此，可能会减弱强调的作用。这种形式与原来非重读形式“我决意做这事儿”（“I will do this”）一样，不含任何强调的意思。事实上，表达含义不很明显的意志，似乎有些冒险。据此，我喜欢把问题简单化，就只说“我要做这事儿”（“I want to do this”），或“我想我喜欢做这事儿”（“I think that I would like fo do this”）。由于动词“意欲”本身表达意志，这里就没有必要赘述了。另外，重读的表示“意欲”的动词将来时“我是决意做这事儿”（“I`will do this”）和非重读形式“我决意做这事儿”（“I will do this”）之间的各种区别是很细微的。

总之，我们日常口语和书面语概括了意志在哲学中的含义，尽管哲学更具有概括性。

《意志和焦虑》一文探讨意志在哲学中备受冷落的原因，以及新建立的心理学学科（特别是心理分析法）没有明显求助于意志的原因。在同一篇论文中，我力图分析这种心理学产生的不利因素。这种心理学否认意志是可靠的动力，而专门探讨各种不太可靠的动机，并且把动机作为行为的动力，以至于最后用动机替代了意志。

奥托·兰克^①的观点与众不同，因而有必要提一笔。他

① 奥托·兰克(1884.4.22—1939.10.31) 生于维也纳的心理学家，把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传奇、神话、艺术和创造力的研究方面，并提出焦虑性神经症的基础是个体出生期间的心理创伤。——译者注

的《意志心理学》和《意志的治疗》在心理学界曾盛极一时。在意志观上,他师承尼采。他认为尼采是“第一位,……时至今日也是唯一的一位心理学家”^①。兰克把意志视为生活的力量,这种力量受宗教教义制约,缺乏力度。宗教教义视人为罪人、庸人。在他看来,弗洛伊德^②和阿德勒^③的观点与意志的“道德评价”都是“不道德”的,应受到指责的,因为这些观点不是旨在解放意志,而是企图进一步征服意志——这正与尼采^④的观点相反。尼采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能肯定恶意的人”^⑤。这样,兰克极力主张:

个性心理学……排除各种道德评价。神经病患者首先学习行使意志,当他们发现自己能行使意志时,就不再内疚了,这是很重要的……。纯心理研究可以发现,个人的道德乃至虚伪都是自我抑制的结果。^⑥

兰克的思维方式与我不同。他把宗教和道德视为意志的对立面。他的推理方式同陀思妥耶夫斯基^⑦《群魔》中的

① 奥托·兰克:《意志的治疗,真实和现实》,第226页。

② 西格蒙·弗洛伊德(1856.5.6—1939.9.23)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③ 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2.7—1937.5.28)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建立了个体心理学体系,设计了一种灵活的支持性心理治疗方法。——译者注

④ 尼采(1844.10.15—1900.8.25) 19世纪德国哲学家。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译者注

⑤ 同①,第226页。

⑥ 同①,第9页。

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1.11—1881.2.9) 俄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译者注

基里洛夫相似。他在自杀前争辩道：“迄今为止，人之所以如此不幸而又可怜，就是因为他害怕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意志，而是象个小学生那样仅仅在一些小事上逞强”（见《绝望和自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兰克的意志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理论表现了个性特点，但不无夸大之处。

尽管奥托·兰克希望建立一门意志心理学，但他却以《意志的治疗》而留芳史册。这种治疗旨在训练按意志自身的方式行使意志，没有内疚的负担。据此，他把意志的治疗步骤概括为：

个人意志的第一发展阶段表现为反意志，“不愿”做必须做的事；第二阶段表现为肯定意志，“愿意”做必须做的事；第三阶段为创造性阶段，愿意做想做的事。^①

根据兰克的观点，患者对心理分析人员的意志首先作出“反意志”反应。兰克认为，如果把这种反意志称为“抵抗”，并通过移情作用来消除这种“抵抗”，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这种观点无法利用“反意志”中表现出来的“实际的治疗价值”。“建设性治疗的目的是不是消除抵抗，而是把否定意志（反意志）转化为……肯定意志，最终变成创造性意志”^②。完成这种转化的主要方法是“调整目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反意志”这个术语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任性”（见《意志和任性》）。“调

① 奥托·兰克：《意志的治疗，真实和现实》，第299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整目标”是指使任性面向更加行之有效的目标，无论它的选择是“是”还是“否”。这种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屈尊俯就。它不仅依靠行之有效的目标，而且还依靠所选目标的性质和相关性。

总而言之，尼采的意志观与我的意志观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我把兰克的“反意志”进一步确定为“任性”。它是瘴病的一种较为严重的表现形式。

一般来说，意志这个范畴，如前所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生活中朝着某个方向或目标推进的动力。但是，现在必须把这种笼统的意志分成两个范畴。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这种划分不是出于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只是因为存在着这种现象，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范畴内，意志的目标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努力，也可能影响整个人生道路。因此，意志这两个范畴不是把生活划分为理想的和实际的、宗教的和世俗的或完美的和残缺的两大类。

在第一个范畴内，意志本身是非经验的，尽管事后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当处在第一范畴之外时，我可能会谈起某个计划。对于这个计划，我曾下决心，或者说，希望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在后一句中，为了描写动力及其运动，我把意志从事情中抽象出来。同样，一旦处在意志第一范畴之外，便可从热情、辨别力、理智、意愿、可靠、乃至不可靠等方面讨论这个计划。从而知道抽象出来的意志不完全等同于整个第一范畴的意志。在第一范畴内，意志与人类的能力，即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能力，理智上和感情上的能力是连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包括我在内的朝着某个方向推进的整体。

与此同时，这个方向包罗我的意志和与之结合的能力。

也许W·H·奥登^①在《染色工的手》一书中有些类似的想法：

存在主义对选择的描写，象帕斯卡尔^②的赌博，或克尔恺郭尔^③的跳跃，都十分有趣，犹如戏剧文学，然而它们可信吗？当回顾自己一身中三、四次重大抉择时，我发现抉择时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只是后来才发现原来一直认为的涓涓小溪，事实上竟是一条万里大江。^④

由于第一范畴的意志是非经验的，只在事后才能推断出它的存在，所以可以说它是无意识的。奥登在书中写道，在作决定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严重性”。我的理解是他当时没有意识到意志的地位。他的陈述有些简略，但还容易理解。不过，我想他不会在领悟或受到启示的瞬间真正作出抉择：在时间上无疑要有一个过程。此外，在意志的第一范畴之外，还会发现这样的周期：如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企图对自己的抉择作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被迫去从事另一项工作。这些有意识和自我意识

① 奥登(1907.2.21—1973.9.29) 美籍英国诗人，是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译者注

② 帕斯卡尔(1623.6.19—1662.8.19) 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现代概率论的奠基者。他建立的直觉主义原则对于后来一些哲学家如卢梭和柏格森等以及存在主义者都有影响。——译者注

③ 克尔恺郭尔(1813.5.5—1855.11.11) 丹麦出生的19世纪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被认为是存在主义创始人。——译者注

④ W·H·奥登：《染色工的手》，第103页。

周期是意志的第二范畴,我们在下文将讨论这个问题。

意志的第一范畴不是朝着某个目标而是朝着某个方向推进的。这里的方向,据我的理解,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而是一条具有各种细节、目标的道路。因此,方向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一条有着各种可能,也包括失败可能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范畴必定是无法检验的,因此它是自由的,即思维自由、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勿需担心由这种自由而带来的危险。在传统理论中,“自由意识”是指可以采取各种可靠的手段自由选择道路。但是,第一范畴中的自由比哲学上、法律上、或政治上的自由都要直接,是第一位的。其它所有自由都是从第一范畴发展过来的,或是以此为基础的。我怀疑,对自由和意志的思索,特别是亚里斯多德或经院对自由和意志的思索,都是出于理论上或伦理上的需要。这些思索,无论多么复杂,多么有价值,终究不能把握第一范畴的整体,犹如说出来的梦决不可能包含做梦本身一样。

第一范畴与“我一你”关系尽管在整体性、短暂性以及直率性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在第一范畴内不存在任何关系。不过,没有“我一你”关系的影子,也就没有这个范畴。事实上,“我一你”关系是通过意志的第一范畴才得以实现的。意志和“我一你”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孩提时期就体现出来了,并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生命的第一个年头里,婴儿完全生活在“我一你”关系之中,同时又完全生活在“我一你”关系之外。也就是说,一旦“我一你”关系遭到破坏,他便会啼哭不停,直到“我一你”关系得到恢复为止。但是,在快满周岁的时候,他会努力摆脱关系,掌握将不断占据他世界的对象和技能,这种努力是他的幼小意志的积

极表现,虽然有时表现得过分固执。此时,意志和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就很引人注目:一旦有了意志,关系就被搁置一边。有时会看到婴儿以及他们的父母,竭力强迫意志替代关系,或强迫关系替代意志。这两个极端反映了关系和意志第一范畴的早期冲突。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冲突将不断发生。

意志第二范畴更易于在现象上和心理上进行探索。这个范畴的意志是有意识的,无需事后推断它的存在,是经验的。意志不再是抽象的,它的个性就象我的手臂那样突出。我可能赢得意志的帮助,也可能被它击败,但无论哪种情况——作为朋友或敌人,我都能体验到它的存在。与第一范畴的整体不同,在这个范畴内,意志的道路是相对简单的。至于简单的程度则取决于所意欲做的事儿以及支持和反对这个意欲的力量。由于这种意志不同于前者,是朝着某个目标推进的,所以,从大体上来说,其性质是功利主义的:为了乙才去做甲,乙必须是有用的,但它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甚至也许是有害的。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在行使意志之前,其目的就已十分明确了:为了通过代数考试,为了从中学毕业,为了上大学,为了获得大学文凭……,才学代数。生活中有获得、取得、赢得、占有、从事、拥有,这些词本身也是对这种意志的反映。这种目标一经达到,可能也就失去了它的功用。然而第一范畴意志的方向可能有着很大的功用,尽管功利既不是它的动机也不是它的目的。无论如何,由第二范畴意志意欲去做的事儿一开始便是已知的,因此,这个范畴的意志有一个摸得着、看得见和暂时的目标。拿读书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在某种强迫的情况下进行的。再拿许许多多的事情来说,无论它们有无功用,都是通过数年的顽强努力才完成的。还要强调

一点,如果这种意志与第一范畴合二为一,失去了其自身的性质而朝着某一方向推进的话,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就、学会技术、完成任务、出人头地或赢得褒奖。

为了避免从抽象到抽象的讨论,让我们借助托尔斯泰^①《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个片段分析意志的这两个范畴。那一段描写的是柯兹尼雪夫和瓦伦加在生活中的—次抉择。那天,他们在列文和吉提的庄园里邂逅。柯兹尼雪夫,四十来岁,是列文的异父哥哥。年轻时与一位叫玛丽的姑娘有过一段不幸的爱情,从此他成了一个公认的单身汉。瓦伦加是吉提的朋友,一位老姑娘,粗壮结实,有一副深沉动人的嗓子。结婚,她早没了这念头。但这次他们一见钟情,都想知道结婚是否最终会成为现实。就在那天,瓦伦加带着庄园里的孩子去树林采香菌。柯兹尼雪夫平时喜欢寡出静坐,而那天却坚持要陪伴她和孩子去树林采香菌。由此,他们都知道时机来临了。柯兹尼雪夫深信,瓦伦加将是个理想的妻子,但又忘不了年轻时的恋人玛丽。他把求婚过程甚至排练了一遍,并断定时机一到瓦伦加便会接受他的求婚。过了一会儿,他俩离开了那些忙于采香菌的孩子,单独在一起,这真是他们所盼望的。下面引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他们默默地走了几步。瓦伦加看出他想说什么;她猜着那是什么,又惊又喜的心情几乎使她昏过去了。他们走得远到谁也不会听见他们的话了,但是他还不开口。

① 托尔斯泰(1828.9.9—1910.11.20) 俄国作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译者注

瓦伦加最好还是沉默。沉默以后，总比谈了菌子以后，再谈他们想说的话容易得多；但事与愿违，仿佛是出于偶然一样，瓦伦加说：

“那么您什么也没有找到？不过，树林里面香菌总是少的。”

柯兹尼雪夫叹了口气，没有回答。他因为她谈起香菌而感到烦恼。他想把她引到她最初所谈的关于她的童年的话题上去；但是违反着自己的本意，沉默了一会儿，他却回答了她最后的话：

“听说只有白菌才多半生在树林边上，但是我连白菌是什么模样都辨别不出哩。”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得离孩子们更远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了。瓦伦加的心跳动得那样厉害，以致她能听见它的通通的跳声，她感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作柯兹尼雪夫这样的男人的妻子，在她看来似乎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她差不多深信她已经爱上了他。而现在就要有所决定了，她很害怕；有时候害怕他说，有时候又害怕他不谈。

他必须趁现在这个机会说，要末就永远也不说了；这一点柯兹尼雪夫也感觉到了。在瓦伦加的眼色里、在她的红晕里、在她的俯视的眼睛里、在这一切表情里，都流露出痛苦的期待的神情。柯兹尼雪夫看出来，替她很难过。他甚至感到现在什么都不说就等于侮辱了她。他在心里迅速地重温了一遍支持他的决心的理由。他心里也暗暗温习了一遍他打算用来求婚的言语；但是他没有说这些话，不知什么突如其来的念头却使他问道：

“桦树菌和白菌究竟有什么区别？”

瓦伦加的嘴唇激动得颤抖起来，当她回答说：

“菌帽上差不多没有分别，只是菌茎不同而已。”

一说完这些话，他和她就都明白事情已经过去了，应该说出口的不会说了，他们达到顶点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

“看见桦树菌的根，就使人想起黑人的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柯兹尼雪夫平静地说。

“是的，这是真的。”瓦伦加微笑着回答，他们散步的路线不知不觉地就改变了。他们开始回到孩子们那里去。瓦伦加觉得又痛苦又羞愧，同时她又体验到一种轻松的感觉。

回到家里，柯兹尼雪夫又回忆起他所有的理由，结果发现自己最初的判断错了。他不能忘记玛丽。①

尽管他们都有意识地打算把各自的愿望变成明确的求婚，但瓦伦加和柯兹尼雪夫都决意做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做的事儿。分析他们对隐事的回忆可以发现，他俩都忧心忡忡，自我意识很强，头脑里萦绕着这么一串词，只要一开口便是一段求爱的话：他把求爱的话在心里暗暗温习了一遍，而她则考虑如何接受他的求爱。然而，每次要向对方倾诉爱慕之心的时刻，他们都发现自己离开了话题。这是因为在意志的第二范畴内，他们只知道决意要做的事，从而丧失了

① 原文引自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英译本，现已根据周扬翻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译本校正。——译者注

想象对方的能力，甚至忘记了如何赢得这个时机。因此，柯兹尼雪夫只是在心里不断重复那些他想说的话，而瓦伦加任凭自己的心通通地跳，感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由于“不知什么突如其来的念头”，还是“事与愿违”，他们谈及的是香茵而不是婚姻。紧接着，他们意识到避而不谈婚姻对他们来说似乎是正确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十分谨慎，没有涉及第二范畴的整体。后来，柯兹尼雪夫决定，他忘不了玛丽。也许几年之后，他会向朋友们解释，要不是忘不了玛丽，就会坠入愚蠢的情网。不过，下述情况可能性更大：几年后，柯兹尼雪夫和瓦伦加会时常想起那个决定，想知道那个决定如何反映他们各自的志趣、需求和气质。

第二范畴的意志往往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这样不但很难遵循，而且会扭曲生活的本来面貌。请看下列实例：我决意去获取知识，但无法使自己聪敏；决意上床睡觉，但无法使自己入睡；决意吃饭，但无法使自己感到饥饿；决意逆来顺受，但无法使自己折腰；决意谨慎从事，但无法保证不出差错；决意自作主张或虚张声势，但无法使自己勇气十足；决意产生情欲，但无法使自己坠入爱河；决意产生侧隐之心，但无法使自己去同情别人；决意恭贺他人，但无法使自己钦佩别人；决意信仰，但无法使自己虔诚；决意读书看报，但无法使自己看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我可以决意高谈阔论，也可以沉默不语，但无法交谈。我们暂时把生活中的重大抉择搁置一边，先来分析听和说这些普通的行为。举例来说，有这样一位朋友，每次谈话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是他的坏习惯。事后他会责备自己不该如此，决心下次只听不讲。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会批评自己的讲

话、讲话方式以及好事的脾气，甚至考虑什么该谈，或什么不该谈。然而不幸的是，在下一个场合，熟悉的气氛可能会使他放弃沉默不语的打算。如果有人想提醒他所作的诺言，他会为此而争得面红耳赤：情况不一样了，这个问题重大，不能视而不见。从他的经历来看，他会把自己视为灵与肉的精华。现在看起来，他原先的决定是出于胆怯的缘故。如果他能重新考虑的话，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说话的意志如同保持沉默不语的决定一样，都从属于意志的第二范畴。随着说话的意志的出现，记忆和想象比当初责怪自己时衰退了。这样，如果有人真的提醒了他，他也许会记起那个决定，但无法想起当初使他作出这种决定的那些缘故。换言之，即使能想起那个决定，那也是空洞的、任意的和不相关的，不值得他再去尊重和遵循。当然，一旦时过境迁，冲动过去了，他又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这时他会意识到，沉默不语是何等不容易。当开始痛苦地检查这次新的失败的时候，他会很快排除主观肯定性，即他的表现事实上属于意志的第一范畴。在这个范畴内，人们在不知道决定已经作出的情况下又作了个决定。

此时，如果不提及另一位朋友，那是不公平的。他的坏习惯是在谈话中一语不发。事后，他会责怪自己，回忆那些场合：出于自负的谨慎吞噬了他的话语，叫他欲说不能。悔恨时，沉默不语或不讲话的意志对他来说如同我们健谈的朋友喋喋不休地讲话一样，是一种纵欲。如果不愿去想那个令人不快的夜晚，也不把沉默不语作为一种谦逊行为自慰，他会认为有些谈话方式有时象一篇起辩护作用的独白一样愚笨，令人痛苦。在这场谈话里，沉默不语对他、对谈话都无作用。反省时，总下不少决心，在下次社交场合他肯定要说话。决心